

汉语的并立四字格

汉语有这么一种特性：我们听一段话或是念一段白话文，老是会觉着句子里的字（音节）会两个两个，四个四个的结合起来。

武松 | 武二郎 | 走在 | 路上 | 防身 | 的 | 武器 | 就是 |
这 | 一条 | 哨棒。 | 什么 | 叫 | 哨棒 | 啊。 | 一根 | 木棒 |
木质 | 坚硬 | 分量 | 沉重 | 能工巧匠 | 把 | 他 | 造成 | 的。
| （连阔如先生说《水浒》）

把这三句写下来，划上长道、短道，可以表明音节的结合。换一个人来划道儿，地位、长短，不必跟上文全然一致，但是字的两两，四四结合起来，还是明显的。

字的两两结合，语法书上早已留意到了。有的是“词”，有的不是“词”，也讨论得很上劲，很认真。这里只想谈谈四个字的结合。“走在路上”、“木质坚硬”、“能工巧匠”都是四字格。这三个例子又各不相同，内部的语法结构全不一样，并且大家会体会到第三个例子的结构要比前两个紧凑得多。假如不信，可以说说试试。说得慢些，“走在 | 路上”，“木质 | 坚硬”，中间可以停顿，“能工 | 巧匠”就不成话。像前面的两个例子一般语法书

不必特别提出来讨论，因为语法结构上并无突出之处。偶然遇到问题，像在“满不在乎”、“岂有此理”之类，也不过指出那是“成语”罢了。像“能工巧匠”那样的结构，不论是从造句法或是从构词法的观点来看，都应该特别留意。说起来不能停顿是特点之一。不单如此，四个字的内部组织更表现出汉语的特性。“能工”对“巧匠”，“能”对“巧”，“工”对“匠”。再像“奇形怪状”不只是对对子，并且“奇怪”和“形状”都是并立的双音词，穿插着使用。“不三不四”、“死吃死喝”、“东说西说”、“有的没的”都有两个字重复，可是内部结构又各各不同。我们管这些都叫做并立四字格，提出来作为专题研究。

做这项研究不妨说有两个动机。一则我们最近的工作上发生了一个理论性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并立四字格是汉语的什么东西呢？例如“东南西北”是四个词还是一个词呢？“青山绿水”是四个词，是前后两个，是交错的两个，还是一个呢？“不三不四”、“不大不小”、“不干不净”是几个词呢？“不……不”是什么呢？“你死我活”是词呢，还是句子呢，还是两句句子呢？因为我们不能不把口语里所有的例子全都分析一下，排比一下，并且说明它们在句子里发生什么语法作用。

二则据我个人观察，并立四字格在现代汉语里还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有些重要文件里，前些年不那么用它，近来都用起来了。在文艺作品里，报道文学里，这趋势特别明显。杨朔《三千里江山》，九万多字里出现了肯定是并立四字格的例子六七百个。汉语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呢？它是从哪里来的，从文言还是从古白话呢？问题不只在乎那些字眼，那些词藻，首先在哪里出现。种种不同的格式，例如“红男绿女”是语法上的并立向心格，“顶天立地”是并立动宾格等等，一个一样，可是每一样又自成一套，因为我们又能随便说“青山绿水”，“说长道短”等等——这

些格式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在现代汉语起什么作用呢？是在发展的，还是会逐渐消灭的？这是并立四字格的历史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还只能在这一联串问题上初步摸索了一下，也并没能掌握足够的资料。问题多得很，要把它们有条理的排列一下，也颇不容易。我只知道这些问题之中，有的是关乎词法、句法的，有的是关乎词汇发展的规律的，有的牵涉到修辞学和文艺修养方面。先就我所知道的一星半点做一次报告，为的是希望大家注意到并立四字格的多样性，然后分头做些深刻的研究。这种工作会帮助我们认识汉语是怎样的一种语言。

带有并立成份的四字格可以按照前后两段的并立不并立分为若干类。

（一）男：女/老：小 瘦：小/枯：干 两两并立，前后并立。

（二）打：扫/干：净 开：辟/天：地 两两并立，但是前后不并立。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三）横七/竖八 巴头/探脑 前后并立，但是两两不并立。

此外白话里还有少数四个字一样并立的例子：

（四）春：夏：秋：冬。浆：洗：缝：补。
得合并讨论。

上面的（一）式又可以是前并后不并（“门：窗/板壁”），或是前不并后并（“香花/灯：烛”）。现代话少有这样的，文言也少有，古白话小说里可时常出现。要是前后两段都不并立，一般的就变成随便列举两件事，两样东西。

并立四字格当然只能算是汉语的骈体性的一种特殊表现。骈体的格式，短则两字（“国家”名词，“成立”动词，“新鲜”形容词，“刚才”副词，“并且”连词，以及种种双声叠韵词，种种

双音象声词，感叹词，和“萝葡、凤凰、眼哆、”）之类，只是叫汉字打扮成骈体式的）。三字的骈体式有“天不怕，地不怕”，“光梳头，净洗脸”……，四字的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前不巴村，后不巴店”……，以至五言律句、七言律句、演联珠、上百字的长联、大段八股文。我们只能从这样一个整整齐齐，四平八稳，一般一配的背景上来认识白话里的并立四字格。同时，我们也不能就此肯定说并立四字格是从哪一种骈体式发展出来的或是紧缩成的，这是待研究的问题。

单就字面上看，有些不并立的四字格可以跟并立的完全相同。

开天辟地 保家卫国 左邻右舍 青山绿水 并立

开辟天地 保卫国家 左右邻舍 青绿山水 不并立。

能这样互相交错的例子，现代白话里绝少见。更重要的问题是第一行的例子跟第二行比较，意义上和语法作用上都大不相同。“开辟”是一个在句子里能自由活动的单元，“天地”也是，合起来成一个通常的动宾格式。“开天”或“辟地”都不能自由活动，合起来才成一谓语。“保家卫国”是一个新起的四字格。“保卫国家”不常说。北京话不说“左右邻舍”，可是“左邻右舍”是活的。两个格式在意义上也不全然一样。“青绿山水”和“青山绿水”更不是同一回事。并立的四字格和不并立的不能相提并论。

下文先分门别类，详细罗列北京话的并立四字格的各种类型。表上只列举对仗工整的例子，像“拿糖作醋”，动字对动字，名字对名字，动宾格对动宾格。把四字全不相同的例子和叠字的例子（“家家户户”、“滴溜滴溜”、“没头没脑”、“倚势仗势”）分开着排列，好让讨论起来方便些。各个项目之下，有时候举两行例子，一行注明是“文”。“文”不是文言，是指北京人在“转文”的时候才说的。没有注上“文”的项目并非全然没有“转

文”的例子，只是不常听到，不必特别标出来。

又有几项加上托弧（ ），表明这样的格式是“貌似”格。例如动宾类之下“挤鼻弄眼儿”，两件事并立；“搬砖砸脚”也代表两件事，只是前后不并立。同样，在向心类，“铜墙铁壁”前后并立；“人面兽心”，中间拐了弯了。象声格之下，“叮零当啷”之类是汉语的一种特别构词法，并立性可以怀疑。

北京话里各种各样的并立四字格（有的例子口语里不常听到）

动宾

挤鼻弄眼儿	拿糖作醋	留心在意	
开宗明义	收缘结果	设身处地(文)	〔宾是名〕
说长论短	寻死觅活	巴高望上	
隐恶扬善	驾轻就熟	标新立异(文)	〔宾是形〕
连踢带打	惹是招非	撒泼打滚儿	
有始无终	发号施令	送往迎来(文)	〔宾是动〕
接二连三	呼么喝六	颠三倒四	〔宾是数〕
(搬砖砸脚)	信口儿开河	对症下药)	

主谓

门当户对	眉开眼笑	时来运转	
心到神知	风调雨顺	男耕女织(文)	〔宾是动〕
风平浪静	眉清目秀	心平气和	
年高德重	水深火热	身微言轻(文)	〔宾是形〕
(风吹草动)	本大利宽	人穷志短)	

向心

铜墙铁壁	针头线脑儿	狼心狗肺	
枪林弹雨	凤毛麟角	牛鬼蛇神(文)	〔名>名〕

油腔滑调	奇形怪状	清锅儿冷灶	
酸文假醋	轻车熟路	闲情逸致(文)	〔形>名〕
落花流水	嘻皮笑脸	汤落(la)水	
行尸走肉	画栋雕梁	来龙去脉(文)	〔动>名〕
鸡零狗碎	油光水滑儿	梗(?)苦冰凉	〔名>形〕
老奸巨滑	穷凶极恶	漆满儿乌黑	〔形>形〕
根生土长	狼吞虎咽	里应外合	
泥塑木雕	鞭打棍捶	珠围翠绕(文)	〔名>动〕
胡思乱想	轻描淡写	大惊小怪	
深谋远虑	轻举妄动	明弃暗取(文)	〔形>名〕
分割围歼	眠思梦想	冒撞冲犯(文)	〔动>动〕
半斤八两	千头万绪	半夜三更	
五光十色	百孔千疮	三年五载(文)	〔数>名、量〕
七大八小	三长两短	一千二净	〔数>形〕
七折八扣	一来二去	千变万化	
四起八拜	百从千随	(三问六推)(文)	〔数>动〕
(人面兽心)	一刀两断	明知故问)	

后补

翻来复去 赶尽杀绝 打净捞干

虚字

猫啊狗的 穷啊富的 吃啊喝的

丫头婆子 牢头禁子

(象声)

(叽溜骨录 叮零当郎 唏哩哗啦)

四并

妖魔鬼怪 风花雪月 春夏秋冬 〔名〕

鳏寡孤独 甜酸苦辣 安富尊荣 〔形〕

行动坐卧 夹带藏掖 浆洗缝补 〔动〕

并并

家庭:骨肉 桌椅:床铺 风俗:习惯 〔名:名〕

正大:光明 脆快:了当 小巧:精致 〔形:形〕

收拾:打扫 盘旋:曲折 张罗:款待 〔动:动〕

这一格很复杂,又可以是名:形,名:动,形:名,形:动,动:名,动:形。

叠字格

甲甲乙乙

家家户户 里里外外 子子孙孙 〔名〕

心心念念 意意思思 口口声声(不作名词用)

干干净净 齐齐整整 胖胖大大 〔形〕

大大小小 长长短短 肥肥瘦瘦 (对比)

吃吃喝喝 吵吵闹闹 思思想想 〔动〕

三三两两 千千万万 (三三五五) 〔数〕

咕咕 罗罗嗦嗦 沥沥拉拉

淅淅飒飒 吱吱扭扭 叮叮当当

不规则的

公公道道 特特意意 半半路路(lou lou)

毛毛腾腾 坦坦然然 皱皱巴巴

甲乙甲乙

扭搭扭搭 滴溜滴溜 吧嗒吧嗒

呼掬儿呼掬儿 嗒拉嗒拉 咯噔咯噔

(通常不能两字单说)

动弹动弹 认识认识 研究研究

风凉风凉 暖和暖和 舒服舒服

(能单说;联了起来,语音上自成一个格式)

一个一个	一天一天	一下一下
一闪一闪	一楞一楞	一亮一亮
整棵整棵	大批大批	成团成团
精瘦精瘦	雪白雪白	贼亮贼亮
唱啊,唱啊	写吧,写吧	说着,说着
还有,还有	借光,借光	老王,老王(叠语)

甲乙甲丁

动宾

没头没脑	动手动脚	有滋有味儿	〔宾是名〕
没轻没重	问长问短	做好做歹	〔宾是形〕
没拘没管	若有若无	缺穿缺戴	〔宾是动〕

主谓

人来人往	人敬人高	谁是谁非
------	------	------

向心

徒子徒孙	仙童仙女	人山人海	〔名>名〕
大手大脚	滑头滑脑	实心实意儿	〔形>名〕
不阴不阳	乍冷乍热	又臭又硬	
不知不觉	足吃足喝	全始全终	
敢作敢为	该打该骂	能写能算	
万稳万妥	百伶百俐	一递一和儿	
(百发百中	现世现报	随来随走)	
(且战且退	不打不招	越穷越急)	

后补

想来想去	杀进杀出	挪上挪下
(填 1-)		
(怪里怪气	猴里猴气)	
(糊里糊涂	懵里懵懂)	

甲乙丙乙

卖空买空	倚势仗势	张口闭口
这痛那痛	风里雪里	七个八个
清醒白醒	东说西说	起满坐满
心肯意肯	心服口服	
有的没的	磕着碰着	哭呀叫呀
唧啦喳喳	擗通扑通	咕瞪咯瞪
(得过且过	待理儿不理儿	一狠百狠)
骑马儿找马儿	倚老卖老	人大心大)

壹、不叠字的四字并立格

一 内部结构

现代话里，有的并立四字格前后两段都可以单说，有的只有一段能单说，有的两段都不单说。譬如表上的动宾格：

留心 | 在意 两段都单说 说长 | 论短 两段都不说

拿糖 | 作醋 前说后不说 连踢 | 带打 后说前不说

两段都能单说的例子很少。前说后不说的例子比后说前不说的来得多，后面的一段好像只作陪衬，说说好听是的。

从另一方面看，四个字之中，一和三可以结合成一个并立的双音词，二和四也是这样。请看表上向心格的例子：

奇形怪状 奇怪 形状 落花流水 ×× ××

剩汤落水 ×× 汤水 里应外合 里外 ××

表上有好些犬牙相错的例子。其实，单像“×汤×水”，里×外×”那样的结构已经引起一般语法书上从不留意的问题。

总而言之，这些现象都表示并立四字格的结构是十分紧凑的。要亲切认识汉语，这也是一个门径。当然，并不是所有并立

四字格都表现像上文那样的结构。

现在按着表上所列举的各个类型分别解释一下。

甲、动宾格

拿糖作醋 宾是名。 说长论短 宾是形。

连踢带打 宾是动。 接二连三 宾是数。

白话里出现的例子，以宾语是名字的居多数。用别种宾语的，统统加起来，没有用名字的那么多。古白话文学里没有渗入现代语的例子，数目上也有同样的分别。

除了名、形、动、数之外，这格式还可以用别的字作宾语。“分斤掰两”、“经年累月”用量词性的成分，“有你没我”、“姓甚名谁”用代词性的成分，很少遇见。

这种种单字（单音词或是词根），当它们处在宾语的地位，实际上都是名词性的。因此，两个并立的宾语，就单字来说，满可以是不属于同一类意义的。对仗不工整的例子多得很。

返老还童 营私舞弊 离乡调远 名形杂用。

安居乐业 少调失教 调词架讼 名动杂用。

乐善好施 争强斗胜 为非作歹 形动杂用。

还有别的类型，不必详举。

动宾格里称为“动”的部分，照样也可以不是严格的动字。“平心静气”、“赤身露体”、“直眉瞪眼”、“轻财好义”……有的用一个形容字，有的用两个。这在语法书上，有时候叫做“形容词作动词用”，有时候干脆说“平、静、赤、直”……既是形容词，又是动词，有时候楞说“形容词也能有宾语”。这些话本是单为分析一个单用的动宾格说的，现在在并立格里，把不能对对子的两个动宾格并立起来，并且竟然有像“少调失教”（形动/动动），“急公好义”（形形/动名）等等的杂凑格，情形更糟糕。这种现象大可以供语法学家的参考。

用数字作宾语的例子北京话只有二十来个，别的方言里也不会很多。七十回《水浒传》只用了“夹七带八”和“拨千论万”。《红楼梦》用得更多些，可是大多数是现代北京话所不说的，也不是南京话。是死去了的呢，还是作者胡诌出来的吧？

这样用数字可以跟单用的动宾格里的数字互相比较。单用的，白话里只有“接三、洗三、断七、忘八(?)、进九、出九”等，多不了十来个例子。宾语都有引申的意义，不是普通数字。并用的时候，像“呼么喝六”，意义变了又变，几乎不能认识是数字了。再像“颠三倒四”、“夹七带八”，可说没有数字意味了。

并立动宾格的内部结构都是极严密的，只有表上举的“连踢带打”是例外。这是一个半自由式，“连……带……”像是一个套子，中间能填进别的字，像“连泥带水”，“连大带小”。也能填进多音成分，像“连人带椅子”。《水浒传》有“连人和马”。“连……带……”，“连……和……”不是普通的动词，这格式也就不是普通的并立动宾格。

乙、主谓格

表上只举了两类例子。

眉开眼笑 谓语用动字。 眉清目秀 谓语用形容字。白话里常用的例子，一般都是对仗工整的。谓语动、形杂用的例子为数不多，可以举“目瞪口呆、河落海干、上漏下湿”等等。像“更深夜半”那样乱杂的更是绝无仅有。

主语一般用名字。有用代词性成分“你我”的一种格式。

《水浒传》 你死我活(5回) 你撞我磕(18) 你揪我扯(35)

《红楼梦》 你言我语(9) 你来我去(13) 你推我让(37)

这格式的结构不严密，尽能随意换上两个动字。用动字、形容字作主语的有一个“×多×少”格。

《红楼梦》 凶多吉少(33) 出多人少(106) 死多活少(119)

也是不严密的格式。现代白话里常听见“苦尽甘来”。“成三破二”其实也是主谓格。转交的时候，可以说“老来少怀、绿瘦红肥”等等。再像“阴差阳错、一干二”之类，是主谓格还是下文所说的向心格，不能肯定。

这两个格式有时候难以辨别，因为前面的名字表面上可以像主语，实在不是。像“车载斗量、木雕泥塑、根生土长”，一想就知道不是主谓格，但是很有些不容易认识的，像“狼嚎鬼叫、狼吞虎咽、风流云散”之类。这是汉语的一般造句法影响到四字格的。

丙、向心格

并立四字格之中，独数动宾格和向心格例子最多。向心格是一个极复杂的格式。

铜墙铁壁	名名向心	奇形怪状	形名
落花流水	动名	千头万绪	数名
鸡零狗碎	名形	老奸巨滑	形形
(飞热滚烫)	动形	七大八小	数形

(北京话找不到)

根生土长	名动	轻举妄动	形动
冒撞冲犯	动动	一来二去	数动

(北京话不多)

(朝三暮四) (名数) (横七竖八) (形数)

(表上不列，一则因为未必是向心格，二则为数太少，算不上一个格式)。

以上所举例子都是对仗工整的。这样一个内容繁杂的格式里当然会发现种种在字面上不能严格并立的现象。我们只须记住文言文里，不论律诗、律赋，典雅的像《文心雕龙》，通俗的像《幼学琼林》，也都免不了是这样的。但是在现代白话的例子中，

并举的字究竟杂乱到什么程度呢？单就“向心”的“心”是名字的例子来说，前面用形容字对动字的，很可以举一些，像，“明目张胆，残兵败将，善男信女”之类。名字对形容字的已经不多，例如“肉泥烂酱”。名字对动字的，举一个例子都难。为什么对仗上都是这样规规矩矩的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些例子都是经文人雕琢过的。这未必然，因为文言文在向心格的对仗上并不十分规矩。还有一种可能是说汉语的人，不论识字不识，从来对于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认识相当清楚，正像上文我管“铜”字叫名字，“落”字叫动字，“奇”字叫形容字，一点也没有考虑到语法书上的深文奥义，但是绝大多数说汉语的人能了解我说的是什么。因此我们研究汉语词类的时候，万不该忽略了汉人的“常识”。

上文谈到名字、动字、形容字。表上的例子，有些包含数字。那些数字也已经丧失计数的作用，就连“朝三暮四”的出典一般人也不会想到了。按理推测，这格式应该用到副词性的成份，因为副词是修饰动词和形容词的，造成向心格。（这里说的是单修饰动词、形容词而不作别用的单音词）。其实，北京话里，用两个不同的副词性的成份并立起来造成四字格的例子，一个也找不到。只用一个副词性成份的例子倒是有的，也不多，像“新来乍到、绝无仅有、半新不旧”。并立向心格当然不能不常用到副词性的成份，只是不属于不叠字的四字格的范畴，下文再说。

丁、后补格

这一类包含两个小类。（1）“赶尽杀绝、掰开揉碎、跪倒爬起、打净捞干”，补语是一般的动字或是形容字。北京话里例子不多。别的方言里大概也是这样。（2）“翻来复去”（参主谓格“言来语去”，向心格“小来大去”），补语是“来去、上下、进出”，有的语法书管这些叫动词的“词尾”。出乎意料之外的，这

格式在白话里绝少发现。北京话就只有“翻来复去、颠来倒去、说来道去、思来想去”，那么几个例子。古白话小说里也少见。《水浒传》只用到“翻来复去”，《红楼梦》除了这，又有“出来进去”、“颠来倒去”、“死去活来”。其余像“支出纳入”、“入去出来”、“坐下起来”，在当时是否口语都成问题。假若换一种说法，“翻来翻去、说来说去”……例子就数不尽了，下文再说。

戊、虚字格

从总表上可以看出“×啊×的”的前面能加上好些名字、动字、形容字。这是一个半自由式，比上文提到的“你×我”格，“连×带×”格，还来得自由。就“啊，的”来说，结构严密，不能随便更动一个字；就前面插进去的字来说，这格式是自由的。填两三个字进去也成，“门儿啊窗户的”，“豆浆啊杏仁茶的”。

“牢头禁子”不代表一个格式，因为不能类推，比如说：“木头石子”（《红楼梦》的“丫头婆子”，“奶子丫头”），就不能算并立四字格，只是两个带“头、子、见”的名词碰在一起。“牢头禁子”是说惯了的，并且可以单指称一个人。“猫儿耗子”也就惯了，也不指称两个动物。“儿”不是一个音节，这例子不成其为四字格，但是说话的人未必那样看法。北京人慢慢儿地说“百儿八十、千儿八百、万儿八千”，成四字格。

己、象声格

叽里咕噜[tɕ(k)ilikulu]。有些方言里 k-没有变 tɕ-。

叮零当啷 [tiŋliŋtaŋlaŋ]。

这是双声叠韵的并立格，但是跟别的格式比较，前后两段是否并立，大可怀疑。

北京话还有“稀里糊涂”[ɕ(x)ilixut‘u]，“迷里模糊”[milimoxu] 那种说法，可能是从摹仿前一个格式变出来的。这

可不是象声格，也断不是并立四字格。

要了解北方话的四字象声格，最好拿它来跟吴语比较。吴兴一带的方言里有 $p' iə?liə?$ ，有 $p' a?la?$ ，有 $p' i\Delta?p' a$ ，有 $p' i\Delta?li\Delta? p' a?la?$ 。单这一个格式，声母是 塞，韵母的主元音是 i, a 的，就有：
 \ominus 变成 Δ

$pi\Delta?li\Delta?pa?la?$	$piŋliŋpaŋlaŋ$
$p' i\Delta?li\Delta?p' a?la?$	$p' ilip' ala \quad p' i\Delta?li\Delta?p' aŋlaŋ \quad p' iŋliŋp' aŋlaŋ$
$bi\Delta?li\Delta?ba?la?$	$bilibala \quad bi\Delta?li\Delta?baŋlaŋ \quad biŋliŋbaŋlaŋ$

这一带的方言里有五百多个四字格的象声词，其中一百多用到 1-音节。北京话失去了入声，又失去了浊音，那末，上面表上的例子至多只能减成六个，实际上只有两个 $p' ilip' ala$ 和 $p' iŋliŋ p' aŋlaŋ$ 。北京话里四字格的象声词数目上决不能达到吴语的十分之一。我们老是想一种语言的音韵系统的复杂性和他的词汇的丰富性没有关系，但是就四字格的象声词来说，音韵和词汇是有关系的。（有的语言学家以为象声词不能算十足的词，这在四字格也说不通）。

北京话的象声词既然不像吴语的成套，语音上容易发生个人的差异，也就不容易详细记录下来。用汉字来描写它当然更没有准儿。历史上就会发现一些怪现象。例如关汉卿，元朝大都人，他在六百多年前写的曲文里，就能找到一些现在无从认识的四字象声格的例子。他一共用了十次，其中有的或许不是象声^①。

劈留扑录 必留不刺 | 必丢不搭

① 40 个字之中有 38 个人声字，十个平声字用在第二位，两个“良”字用在第四位（这是成套的，不比《红楼梦》54 回的“滴里搭拉”，书里偶然发现一次）。象声词有这成套的音韵结构，证明那时的北京确有入声。作者本就主张《中原音韵》的音韵系统是有入声的。参《燕京学报》第 35 期，1946 年，26 页以下。

七留七刀	出留出律		剔抽秃刷	滴羞笃速	滴羞蹀躞。
乞留乞良	赤留乞良				

六个是属于-1-1类的，北京话里一个都没有保存下来。

庚、四并格和并并格

这两个格式有时候不容易辨别，白话里常说的一般是像表上那样的例子，不会弄糊涂。《红楼梦》有“山树木石”（16回）、“几案桌椅”（17）、“勤慎肃恭”（40）、“亲热厚密”（32）、“放纵驰荡”（19）、“祈求祷告”（35）那样的，不知是四并还是并并。“祈求祷告”还近乎白话。《水浒传》就很少这种雅致的字眼。

并并格的例子表上只举了一些名名：名名，形形：形形，动动：动动，对仗工整的。这是口语的实在情形。前后两段不同字类的并非没有，只是不常见。像《红楼梦》就有

名名：形形	僧道贫苦(25)	形形：名名	贤孝才德(2)
名名：动动	金钱吃穿(9)	动动：名名	妆饰衣裙(3)
动动：形形	堆砌生硬(36)	动动：形形	奸淫凶恶(1)

《水浒传》又是绝少用的。凡是现代话里找不到的，很难说是那时候口语里的并立四字格。

这两个格式在现代话不占重要地位。

二 不叠字的四字并立格的语法作用

“语法作用”是说一个并立四字格在句子里能占什么地位。四字格绝不能作“虚字”用。汉语的“实字”的用法，一般的是“动”的容易变“静”的，“静”的不容易变“动”的。并立四字格也有这特性么？这是应当留意的。至于一般“实字”的共同语法作用（像都能在某种条件之下，用作句子的主语等），那就无须乎在这里讨论。现在也按着表上各类的次序，逐项叙述一下。

甲、动宾格

并立的动宾格远没有单用的动宾格那样在语法上运用灵活。

它们的主要语法作用是相同的，就是作为句子的谓语，下面不必或是不能联上别的语词。

你得留心（他）。 你得留心在意。

注上“（他）”字，表明一般的单用的动宾格也不能常在宾语（“心”）之后再加宾语（“他”）。能加宾语的例子为数很少，语音前重后轻，在北京话已经不折不扣的变成双音动词，并立动宾格的后面决不能再加宾语。

好些单用的动宾结构能修饰名词，或是动词。

分身法 喷水池 替死鬼 随意吃 拼命做 扫数归还。
其中“扫数”只能用作修饰语，不能用作谓语。并立的动宾格作修饰语用，极有限制。现代白话里，只有在“抗美援朝运动”，“集会结社自由”那样的口号里才能直接修饰名词，否则像“顶天立地的人”，“顶天立地的英雄”，中间必须有“的”^①。《水浒传》在每回煞尾赘上几句骈文，其中像“正是指挥说地谈天口，来作翻江搅海人”（13）用并立动宾格。七十回一共用了八双，还有零的。这种句法在文言文里，不论散文、韵文，都不常用。杜甫“堂成诗”有“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那是很突出的。《水浒传》的格式得在宋词、元曲里找去，不像是白话。

修饰动词的时候，有些并立的例子能直接加在动词前面。“开诚布公说（话）”，“留心在意做人”，“谁能经年累月不说话呢？”，并且也像单用格，有的例子只能处在这修饰地位，用作谓语就很牵强。例如。“经年累月”，还有“无冬历夏，信马由，连本带利”……都是，不过跟单用格比起来，例子就少得多了。

① 成药的名称有“开胸顺气丸、养荣益气丸、催生保命丹……”。

[参《水浒传》“正在厅上咬牙切齿忿恨”(59)，“众军近山拢开阵势，摇旗擂鼓搦战”(59)等等。]

单用的动宾格又能作名词用，“滴水，盖火，取灯儿，扑虎儿，掌 ，跑街”，不计其数。并立格没有这便利，除非是两个动宾格的名词偶然碰在一起，像《水浒传》(28)“只具着数杯酒相待，下饭、按酒不记其数”，《红楼梦》(13)“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列……”，其实“下饭按酒”，“供用执事”并不具备四字格的资格。

那末，并立动宾格的语法作用，主要的是作谓语，其次是作动词的修饰语。一般的不能作名词用。一般的也不能直接修饰名词。最后的一种限制是一般四字格所共有的，只是在并立格上显得特别清楚。下文讨论别的并立四字格就不再多说这一点了。

乙、主谓格

并立主谓格的主要语法作用也是作谓语。在这方面，单用的主谓格有两种用法。(1)像“北京好”，“马吃”，“牛不吃”，是独立的句子。(2)像“头痛”，“心黑”，“脸皮厚”那样的，虽然也能独立成句，但是在日常听到的句子里，作谓语用，像“他头痛”……。并立主谓格的作谓语，像上(2)，不像上(1)。所以说这格式的语法作用，主要的是作谓语。它是构成词组的格式，或是构词的格式，不是造句的格式。

有些单用的主谓例子能修饰名词。

骡驮轿 人行道 军用无线电 (用动字作谓语)

月黑天 地平线 岁寒三友 (用形容字作谓语)

现代白话里为数不多。很难肯定这些例子全都是主谓格，有的可能是像“毛织品”，“枣红领带”之类，是向心格修饰名字，不是主谓格。至于并立的主谓格，那是明显的不能修饰名词的。不论单用、并立，主谓格一般的不能修饰动词或是形容词。“门

当户对结婚”、“这孩子人来疯”是例外。

单用的主谓格能作名词用，例如“霜降，夏至，皮重，领高”和一些医药专门名词。并立的主谓格不能单作名词用，而不作别用，“山高水低”也许是例外。

丙、向心格

先说“向心”的“心”是名字的那一种格式（名名，形名，动名），把单用的格式跟并立格比较一下。

这人傻瓜。 这人傻头傻脑。 这是傻瓜。

（这是傻头傻脑）。

（这地方铜墙）。 这地方铜墙铁壁。 这是铜墙。

这是铜墙铁壁。

这里单用格指“什么 东西”，并立格指“怎么样”。

有的并立的例子用作谓语是极自然的，用作名词反而不自然，或是不通。

这人狼心狗肺。 比 这是狼心狗肺（？）

这人花天酒地。 比 ？

即此可见并立格用作谓语是比单用格灵活得多。单用格的用作谓语，主要的还是名词性的，并立格一定是形容词、动词性的。

再把句子的成份挪动一下：

鸡毛蒜皮，说了一大堆。

油头粉面，打扮得怪叫人恶心的。

这里并立格处在修饰地位，至少我以为这样分析句子随时随地为方便。第一句还可以说是“倒句”，“说了一大堆鸡毛蒜皮”，只是有点勉强，第二句绝不能那样解释。

并立×名向心格不是绝对不能作名词用，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例子不能又用作谓语或是直接用作动字的修饰语。有些例子作名词用十分勉强。那末，并立×名向心格的主要语法作用是跟并立

动宾、并立主谓相同的。动宾、主谓都是近乎动词性的，他们能具有这样的语法作用也许是意想得到的。并立×名向心格的具有同样的语法作用，那得多分析一些句子才能认识它。

上方单说以名字为“心”的格式。至于第二、第四字是形容字、动字、数字的，无需乎讨论。它们决不能是名词性的。

（并立×动向心格不能直接联上宾语，不像单用格的便利。

胡出主意。 胡思乱想了好些主意（？）

穷凑（了）一点钱。 东拼西凑了一点钱。

这更显出并立格单独作谓语用的性质，不必或是不能补上宾语。）

丁、后补格，虚字格，象声格，四并和并并格

以上甲、乙、丙各种格式的主要语法作用都是作谓语，其次是作动词的修饰语。此外后补语，虚字格，象声格，四并和并并格的例子在现代汉语不占重要地位，为数不多。

后补格作谓语，“翻来复去”之类又能修饰动词。跟前面讨论过的各种格式大致相同。

虚字“×啊×的”构成的例子，凡是用到动字、形容字的，也作谓语用，或是修饰动词。凡是用名字构成的作名词用，正同“牢头禁子”。有的也能修饰动词，“他猫啊狗的罗嗦了半天”，可不能单独作谓语用。

象声的例子大多数也能作造句成分。它们的语法作用也是作谓语或是修饰语。

四字全然并立的格式，不论是用名字、动字、形容字构成的，都极容易在句子里处在主语或是宾语的地位，那是名词性的。个别的例子能作谓语用，例如表上用名字构成的“妖魔鬼怪”，形容字构成的“安富尊荣”，动字构成的“浆洗缝补”。四个形容字合起来，能作为形容词用的，也不能直接修饰名词。四个动字合起来，能作为动词用的，不能直接联上宾语。

并并格，凡是用名字合成的作名词用，用形容字合成的作形容词用，用动字合成的作动词用，这是一般趋势。作形容词用，作动词用，那就是说能单独作谓语用。名名：形形，形形：名名，名名：动动，动动：名名，一般都作名词用。形形：动动，动动：形形，作形容词用或是动词用，就是作谓语用。

贰、叠字的并立四字格

这格式有双叠的甲甲乙乙，甲乙甲乙，有只叠两字的甲乙甲丁，甲乙丙乙。每一类又有各种不同的构造法，引起一些上文所没有提过的造句法和构词法上的问题。下文不再把结构内容和语法作用分开着说，合起来说方便些。先讨论最简单的甲甲乙乙格。

一 甲甲乙乙格

绝大多数例子的甲一乙一（和甲二乙二）是一个并立格的双音词。

子孙	子子孙孙	用名词	吵闹	吵吵闹闹
用动词				
干净	干干净净	用形容词	千万	千千万万
用副词（由数字构成）				
叮当	叮叮当当	用象声词		

我们不能把这格式看成是四个字造成的，它是交错重叠了一个并立格双音词的两部分造成的。这是并而双叠的格式。无论把整个格式看成是一个词或是两个词的词组，都不能不留意这犬牙相错的情形。这是汉语（和一些别的汉藏语系的语言）在构词法上的特色之一。

确定了有这格式，然后能了解它能怎样变通。表上就有“心

心心念念”，“胖胖大大”，“心心”，“胖胖”，北京话不常说。还有绝不能说的“家户”（“家”和“户”叠成“家家户户”），“口声”，“三两”，“沥拉”。这样的例子基本上不是交错式，不符合上面的总说，只是例外。但是交错式还有别的构造法。像“公公道道”，“特特意意”，“坦坦然然”，其中“公道”，“特意”，“坦然”确是双音词，可不是并立式。更有那两个字既不并立，又不成词的。口语里没有“毛腾”，“皱巴”；有“毛腾腾”，“皱巴巴”，变“毛毛腾腾”，“皱皱巴巴”。可见甲甲乙乙是一个相当顽固的格式，但是也不能横行霸道。“心心念念”，“胖胖大大”那样的例子还比较多，“家家户户”，“口口声声”那样的就少。像“公公道道”，“毛毛腾腾”那样的，一个方言里数不上几个。

这个格式的语法作用是多样性的，表上的各行例子各有各的用法。先比较第一行“家家户户”之类和第二行“心心念念”之类，都是用名字构成的。“家家户户”勉强可以作名词用，“心心念念”就不能。第二行的例子有的能单独作谓语用，像“意意思思”，第一行的例子绝不能。两行都能修饰动词，可是有一点小分别。“心心念念”的修饰动词在句子里一望而知，不像“家家户户”之类会引起语法问题。例如

家家户户搜查了一次。 里里外外就只几件衣裳。

这样下去，子子孙孙没有好日子过。

有的语法学者把这些句子里的叠字格当作主语，特别像第三句。这里说他是作修饰语用的，不单是因为一般的遇到了这一类的句子，这么分析较为说得圆满，并且我们还得照顾到并立四字格的一般语法作用，像上文屡次说过的，是作修饰词语用的。那末，用名字构成的甲甲乙乙格，不妨分为两类。（一）是名词性的，在某种句子里又能修饰动词。（二）主要的语法作用是修饰动词，有的又能单独作谓语用。（二）是上文讨论过的所有并立四字格

的一般作用。

再说“干干净净”和“大大小小”那两行。“干净”和“干干净净”有什么分别呢？我们能说“很干净”，不说“很干干净净”。“干净”有不同程度，“干干净净”就不那样。因此，甲甲乙乙好像比甲乙更肯定，更坚决。这可不然，我们能说“很马马虎虎”，“白白净净”也并不比“白净”更白净，“暖暖和和”并且还不及“暖和”的暖和。看来这两个格式的分别不能从意义上说明。从语法上着想，也许能说得清楚一点。例如：

①这地方干净。②干净地方。③〔干净吃完了〕。

这地方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地方〕。干干净净吃完了。

两个格式都能作谓语。甲乙能直接修饰名词，甲甲乙乙不能。甲甲乙乙能直接修饰动词，甲乙不能。然而这也不过说个大概情形，像“干脆”就不符合上③。

“大大小小”那一行的跟“大小”等的关系，性质就不同。“大小”是对比式的抽象名词，代表汉语的一种特殊构词格。它不能单独作谓语用。“大大小小”不是用名词“大小”叠成的，也不能作名词用^①，它能单独作谓语用。像下面那样的句子里，

大大小小来了一大群人。 长长短短好些铅笔。

肥肥瘦瘦尽你挑选。

叠字格是修饰动词、形容词的（参上）。

那末，“干干净净”和“大大小小”虽然构词性质不同，但是构成之后，语法作用是一样的，都符合并立四字格的一般作

① 这句话只是为了说得方便，没有严格的照顾到语法理论。“大大小小”、“干干净净”假若是词，里面所包含的“大小”、“干净”是什么呢？按理说，“词”不能是由“词”构成的。对于这一类的现象，大家在语法术语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下同。

用。

第五行“吃吃喝喝”之类，用双音的并立动词构成。双音动词有的能直接联上宾语，叠起来就不能。“思想一个问题”，不能“思思想想一个问题”。叠字格，又能像上文所说的那样，修饰动词。

第六行用数字构成的例子，北京话里只有两个。“三三两两”的语法作用同“大大小小”。“千千万万”还是数词性的，也能直接修饰名词：“千千万万人”；它不是由副词“千万”叠成的。

第七、八行是象声词或是近乎象声的。象声词叠起来仍然作象声词用，只是比不叠的更容易取得一般造句成份的资格。这样，“淅淅飒飒”的语法作用就等于“ 咕咕”，“罗罗嗦嗦”，作谓语，又作修饰语。

双叠的象声词，北方话里从来不多用，关汉卿的曲子里一个也找不到。全部《水浒传》只用到“叮叮当当”“必必剥剥”，还有一个可疑的“咿咿哑哑”。红楼梦用得也极少。现代北京话多不过有十来个例子，不像上文所提的那种吴语有一百三四十。

二 甲乙甲乙格

这个格式上，前后两段的互相结合绝不像上文所举的各种格式那样的严密。整个结构比“猫阿狗的”更来得稀松。按着四个字的语音轻重，甲乙甲乙能分为四类：

①扭搭扭搭 重音在第一字 前后段不能单说，结合得比较紧凑。

动弹动弹 重音在第一字 能单说，并且很多动词、形容词都能这样叠用。

北方话的古典文学里原先不常用这格式。全部《水浒传》只用了四次，（“计较计较”（13），“扶助扶助”（40），“宽恕宽恕”（46），“看觑看觑”（50））。后来渐渐用的多了。现代话里，这格

式占极重要的地位。一部文艺作品假如不用到它，简直可以断定不是写口语的。

- ②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一闪一闪” 是说事物顺着次序出现。向心格，重音在第二、第四字。有时能说三次四次。中间又能停顿，轻重音就没有一定的格式。那就算不上并立四字格了。“整棵整棵” 只是加重“整棵”的意义，说的时候中间停顿，也不会说三、四次。
- ③ 精瘦精瘦 头一段保持原来的重音，第二段轻些，但是第四个字可以说得很重。这两个例子里最重的音是头一个“贼”和第二个“瘦”。
- ④ 唱啊，唱啊 这不能算四字格。能单说一段。联说的时候，中间能停顿，停顿可以短到听不出来。在这情形之下，第四个字往往加重，那怕是虚字，像“唱啊唱啊”。“小心小心”的比重大致是 2113。要不为了这特别的语音格式，这一类的例子不必提出来讨论。

论到语法作用：①是作谓语用的。双音的形容词“暖和”（并立）“风凉”（不并立）之类这种叠起来，只能作谓语用，不再作直接的修饰语。双音动词这样叠起来，凡是原来能联上宾语的，照旧能联上。

②也能作谓语用，但是常听到的用法是作修饰语，跟①不同。

一个一个（的）走不完 一闪一闪的灯光
整棵整棵（的）斫下来了 大批大批的货。

四字格不常能直接修饰名词，中间加“的”，那是一般性的。

③“精瘦精瘦”，“暖和暖和”和甲甲乙乙格的“暖暖和和”

都是用形容词构成的，也能作谓语用。“精瘦精瘦”近乎“暖暖和和”，能作修饰语用，反而跟“暖暖和和”不一样。

精瘦精瘦的人 暖暖和和的地方 暖暖和和××
(修饰名词)

× × 暖暖和和(的)睡一觉 ××
(修饰动词)

“精瘦”是不并立的形容词，甲乙甲乙叠起来还是形容词性的。“暖和”是并立的形容词，甲乙甲乙叠起来是动词性的，甲甲乙乙叠起来，反而是形容词性的（这是北京话的格式。有的方言里，“雪白雪白”，“雪雪白白”，“蜡黄蜡黄”，“蜡蜡黄黄”都能说）。

总而言之，甲乙甲乙格的主要说法作用还是作谓语。此外有的例子容易修饰名词，有的容易修饰动词，各各不同。双音动词这样叠起来，依然能联上宾语，不同甲甲乙乙格。

三 甲乙甲丁格

这个格式的内部语法结构差不多跟不叠字的格式同样复杂，也有动宾，主谓，向心，动补，只短了虚字格和象声词，多了一个可疑的填1-音节的格式。下文只简略的说说这格式的内容，提出一些构词法上的新问题。请参看上文壹章二。

甲、动宾格

表上的例子，第一行用名字作宾语，第二行用形容字，第三行用动字。也有用数字的：“说千说万，夹七夹八，挑么挑六”等等。绝大多数用名字。所谓“动宾”的“动”也可以是形容字，例如：“多情多义”，“少吃少穿”。

这格式的结构是很严密的，两个宾语合起来本是一个多音词，很少例外。四个字分为两段之后，多半不成独立的动宾格。就像“动手动脚儿”，在北京话整个格式“儿”化；在别的方言

里，没有“儿”化的，“动手”和“动脚”虽然都能单说，然而“动手动脚”决不是“动手”加“动脚”。这里观察到的，正是在不叠字格上遇到的犬牙相错的现象。唯一分别只是在这里第一第三字相同。那末像“没头没脑”的“没……没”在语法学上算什么呢？是一个词呢，还是两个词呢，还是不成词呢？待下文再讨论。

表面上看来，在这样的半自由格式里，一个重叠动词（没……没……）后面应该能插入许多对的宾语，特别是能合成双音词的。反过来说，这样的一个双音词，前面也许能加上好些重叠动词。这情形实在是有的。北京话有十来个“没×没×”，十多个“无×无×”（“无情无义”，“无依无靠”，没有用形容字作宾语的），二十来个“有×有×”（“有滋有味儿”，“有来有去”也没有用形容字作宾语的，除了临时凑合的结构，“有红有绿，有大有小”之类，那是数不尽的）。同样，一个并立的双音宾语前面也能加上好几个重叠动词。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手脚”，有“动手动脚”，“碍”，“立”，“捏”，“蹑”，“缩”，“札”。此外只有联三、四个的，例如“探头探脑”，“缩”，“没”，“有”；“谢天谢地”，“漫”，“说”。也有好多别的例子不那么成套的。实际上，甲乙甲丁的动宾格在现代北京话里只能找到七十来个例子，当然临时凑合的“有×有×”之类不算在里头。

这格式的语法作用也是作谓语，有的能修饰动词，也有的只能修饰动词，像“撒头撒尾”，“打里打外”，“齐头齐脑”，“挨门挨户儿”。

乙、主谓格

为数极少，简直不能算是一个“格式”（不比不叠字的并立主谓格）。语法作用跟上甲、动宾格相同。

丙、向心格

这格式可以再分为两类：①是“向心”的“心”是名字的，②不是名字的。

①总表上第一行的例子，修饰语用名字。第二行用形容字，为数最多。用动字的只有像“说话人”口头的“飞龙飞虎”之类，白话不用。此外用“一”字的倒不少，“一刀一枪”，“一板一眼”，“一门一姓”，“一心一意”，“一”字有种种意义。第二字和第四字的关系呢，在大多数例子里是并立的双音词。也有少数不是这样的，“半人半鬼，仙童仙女，独门独院”等等。

“向心”的“心”虽然是名字，整个格式可不常作名词用。名词性极强，只有“徒子徒孙，仙童仙女，本乡本土”之类，北京话里找不到十个例子。其余只作谓语用。

这人滑头滑脑。 这地方人山人海。
有好些能直接修饰动词“大模大样儿出门”，“毛手毛脚做事”，“鬼头鬼脑说话”都成话。能直接修饰名词的只有“各式各样点心”。

②“心”不是名字的，情形复杂。口语里出现的例子并且难以计数。因为有些半自由的格式里，随时孳生四字结构，随便填上两个字，结构并不严密。

从表上的例子，一望而知，这格式不构成名词，只作谓语用，多数又能修饰动词。

这格式里的修饰语可以是形容字，“大摇大摆，高来高去”之类，也可以是变了意义的形容字，“臭吃臭喝，死吃死嚼”之类。还有的像“一还一报儿，半吞半吐，再三再四，双飞双宿，十全十美，百依百顺，万稳万妥，全归全受，尽善尽美”之类都有数量的意味。要详细讨论，未免太繁琐，并且这里也不发现上文所没有提到过的关乎造句法和构词法的问题。特别要留意的是些窄义的副词成分，像

不阴不阳 乍冷乍热 或多或少 又臭又硬
忽上忽下 将信将疑 自暴自弃 可大可小……

还有一些助动词，像

敢作敢为 能写能算 会跑会跳 该打该骂……

这一类例子之中，中心语的两个字表现种种不同的关系，因而整个结构有严密，有不严密。例如最复杂的“不×不×”。

1. 不伦不类 “伦类”不是词，“伦”也不是单音词。
2. 不干不净 “干净”是词，“净”不是单音词。
3. 不长不短 “长短”是词，“长”和“短”都是单音词。
4. 不依不饶 “依饶”不是词，“依”和“饶”都是单音词。
- (5. 不尴不尬 “尴尬”是词，“尴”和“尬”都不是单音词)。
- (6. 不穰不莠 “穰莠”不是词，“穰”和“莠”都不是单音词)。(北京话平常不说)
7. 不禁不由儿 整个结构“儿”化，不是“由儿”。
8. 不比不笑 《红楼梦》22回，结构稀松。

语法上，我们对这些例子该怎么看待呢？

上文还没有提到“不三不四”，“不村不郭”那一类的，中心语不是动字，形容字。

别的结构不至于像“不……不……”那样复杂，不必逐一讨论。这里出现的关乎构词法和造句法的新现象，待下文说明。

丁、后补格

参上文论不叠字的并立动补格。“想来想去”正像“思来想去”，不能前后分为两段。“×来×去”，“×进×出”，“×上×下”都是极自由的格式，好些动字和一些形容字都容易组织进

去。不叠字的格式不那么自由。

戊、填身格

这是“貌似”的并立格，是汉语构词法的一种突出现象。“怪气”可能有人怀疑是词，“怪里怪气”无可怀疑。语法作用也是作谓语，作修饰语。

四 甲乙丙乙格

这格式在北京话能举的例子并不多。别看像表上第五行的例子是半自由式的，好像能随便填进一些甲丙，实际上并不这样。例如我们不能把“吃的喝的”和“有的没的”同样看成四字格，“有的没的”是说一回事，“吃的喝的”还是说两回事。“磕着碰着”比“说着笑着”，“哭啊叫啊”比“跑啊跳啊”，结构的严密性不同。结构的严密不严密在这里当然不能分得一刀两段。“磕着碰着”比“说着笑着”严密得多，“哭啊叫啊”就跟“跑啊跳啊”差得不远。地道的结合得十分严密的例子并不多。

表上头一行是动宾格，第二、三行是向心格，第四行是主谓格，绝无仅有。第五行是虚字格。第六行是象声格，上文提到的那种吴语里反而找不到这样的象声词。

论到语法作用，绝大多数例子又是作谓语用的，有些能作修饰语用。名词性很强的只有像“有的没的”，“风里雪里”极少数的几个。

叁、说并立四字格的汉语的构词格

这是说，据我看来，有些并立四字格的例子是汉语的词，或许是大多数，可不肯定一切全都是词。再试念上文所举“不×不×”的例子，我们可能有四种看法：①说“不长不短”是四个词组成的词组，因为“不，长，短”都是单音词。但是“不伦不

类”的“伦”绝不能是单音词，除非把一切具备“形声义”的汉字全当作词。从汉字的观点出发，谈构词法只是兴风作浪，庸人自扰。不那么看呢，好些并立四字的例子就不能当做四个词构成的了。②那末，让我们把“不长不短”看作前后两段，每一段一个词，成么？大多数的并立格不能腰斩，这倒不是说并立格的“意义”不能截成两段；语法学上并不禁止一个单纯的“意义”用两个以上的词表达出来。这是说“不伦不类”假若分为两段，在活的汉语里都不成话，都不独用，文言倒是可以这么写的。“不稂”和“不莠”就连在文言里都不成“言”。能独用正是上文所以说“不长不短”可以当做四个词的理由，也是这里说它可以算两个词的理由。这样的看法只能勉勉强强对付表上的并并格和甲乙甲乙的一些例子。③还可能有另一种看法：“不长不短”，“风平浪静”和“奇形怪状”都是第一、第三字成词，第二、第四字成词，两个词交错着联合起来。这在构词上倒是新看法，汉人说两个词都东半个，西半个，再是东半个，西半个，从从容容的那样说。此外又包含另一个新主张，“不……不”，“又……又”都是词。外国语并非没有类似的现象。例如俄语的 и…и, или…или, либо…либо，像是扩展了的超级“词素”^①。这在俄语不大会引起问题，因为两个“词”之间能插进好些别的词。汉语就不同，中间往往只插进一个能单说或是不能单说的音节，后面又补上一个，成为四字格。假若用拼音文字把这样一个结构写下来，

① “词素”译 морфема。

“超级词素”反译成西方也许是 сверхсегментальная морфема, suprasegmental morpheme，不大成话。美国的“描写语言学”里有时候也提到 suprasegmental morpheme，可不是指“不……不”，“又……又”那一类的。这里不想造一个新术语，更不想为普通语言学提出一个新观念。这看法还需要仔细批评。目前只希望说明汉语的一些现象。

会有什么形式呢？用特殊符号表明半个半个的词呢，还是简单的联写呢？假若联写，一经用惯了，自然会当它是一个词，不是两个，不管语法学家作什么看法。либо один либо другой 译“或这或那”，either this/or that 译“非此即彼”，在拼音文字里好像非联写不可。这样的看法当然也只能顾到少数的四字格。“不稂不莠”不能那样对付，除非又把文言和口语弄混了。“不依不饶”更显然不合这规格。④最后是把“不长不短”看成是一个词。这看法也得在语法学上找到理论的根据。并且这也未必能推广到同一格式的别的例子上。“不说不笑”是一个词么？“不比不笑”是词么？别的格式上更不能一概说。

四种看法都只照顾到一部分事实。那没有照顾到的怎么办呢？共同的弱点是把一个四字格先看成是语言里的独立单位组成的。先是说四个词，不成再放大，放大到前后两段两个词或是交错的两个词，再不成再放大，说整个格式是一个词。那又觉得是太大了。这样的手续骨子里还是跟从汉字出发差不多。它不能掌握活的语言。

说到这里，我们还不如退回来问一问“词”究竟是什么，然后再问并立四字格是词不是。“词”的说法，汉人从来没有，但是说话的人确有“词”的经验。一句话里，各个音节前后互相联结，程度上有严密，有不严密。比如说，“睡了三天觉，做了许多梦”，这里面“三天睡觉许多”是突出的现象。“睡”和“觉”不联说，照样会叫人觉得他们中间有联系。“三天”和“许多”的内部结构又不一样。暂且不提“睡觉”。单说“许多”是一个词，“三天”是一个词组，“做了许多梦”是一句子，在这里是一句复合句的分句，绝大多数人会同意。这就说明这样粗浅的分析是符合作为汉人的社会交际手段的汉语的一些现象的。那也就是说“词”是存在的。问题是语法学上怎样把词找出来。上文

说，先把一个四字格割裂成独立的单元，然后肯定四个字代表多少个词，那样的手段顾此失彼，并且完全忘记了这格式在句子里起什么作用。

常言道，句子是词组成的，这是天经地义。但是在英语说这话，跟在一种现代印欧语说这话，所指现象，在造句法上和构词法上都引起一些需要特别解决的问题。现代印欧语一般都有历史悠久的词典，词记录在词典里。词典里的词可能有不合理的，大致不错。汉语到现在还只有字典和佩文韵府之类的辞典。用拼音文字把音节联写的，号称为词典的书并非没有，困难是社会上还不承认那样的书是汉语的或是一种方言的词记录。显而易见的，语言工作者对于词的范围，词的数目，词的写法，都还没有共同的见解，连约法三章都谈不上。要不然，我们也不必讨论一个并立四字格包含多少个词了。

谈问题的人心目中多少有汉字，大多数人又至少有一种印欧语或是汉台语系之外的别的语言的构词局面打个底子。近来不短听人提到汉语构词法的“灵活性”。为什么能“灵活”呢？一部分，也许大部分，是因为我们先用汉字来造词，可是选出来的东西，或是可能造的东西又不像所熟悉的那种印欧语里的一板一眼，确有把握是了。我们肯定有“词”，有 слово, word, mot, 也明知“词”和“слово”的共同点只在乎它们都是成分，而就具体的构词规律来说，连“слово”和“word”的内容都不一致，何况是“词”和 слово 呢？实际上，我们一着手工作，不由得不想到某种印欧语。例如外国语有“词头”，“词尾”，我们就在汉语里找“词头”，“词尾”。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东西，它的造形作用是等于印欧语里作为形态成分的“词头”，“词尾”的。假若我们时常能记住“词头”不等于 префикс，“词尾”不等于 конец, ending, 那就好了。一忘记，就上了当。反过来

说，就是在十分“解放了”的人，也不免受了汉字的束缚。在并立四字格上，前些年，一般研究拉丁化新文字的同志们还主张在两个字，两个字之间加一道短横，明知多半的并立四字格是不能腰斩的。

上文怕已经说得太罗嗦了，因为我们并不在研究一般的构词法，只是要问一问一个并立四字格，从任何观点看来，是词不是。“任何”观点当然只是汉语所许可的观点，不是印欧语的观点。上文也指出来了，我们不能采取用汉字或是用单音词造成大词的观点。

词有词的“意义”，譬如说“不三不四”的“意义”是单纯的，就算一个词吧。词在句子里能起特定的作用。从这作用上也可以看出一串音节代表多少个词。不妨说得粗野一点，在汉语里找词，只有这两种办法^①。上文谈了好些四字格的结构，其实还没肯定并立四字格是构词格。又谈到它们在句子里所起的作用，也没肯定那是词的作用。

从“意义”来看，显然绝大多数并立四字的例子可以算作“词”，因为“意义”都是相当紧凑的。有的语法书上干脆说一个词代表一个“概念”，可是从没人主张一个“概念”只能用一个词来代表。并且一个四字格所表达的“意义”是“概念”么？这且不必细谈。最大的困难倒是在乎“意义”的是一是二，不能凭

① 这里有意不讨论变轻音，变声调的现象，虽然上文、下文都偶然找到轻重音。也不讨论类乎词头、词尾和别的类乎曲折形态的现象。单就四字格来说，这些都不是构词法上的主要现象。此外，有些并立四字的例子另有一个特色，就是整个格式的“儿化”。“实心实意儿”的“儿”不加在“意”上，也不加在“实意”上，是加在整个格式上的。上文提到过这现象，表上也有好几个例子。这“儿”不必是“形态”成份，但是把四个字团结在一起，不能再分析，下文所讨论的分析手段也管不住它。

直觉肯定。假如我说“不三不四”是一个“意义”，“不大不小”是两个“意义”，“不大”和“不小”。另一个人说不，那是“不……不”和“大小”两个“意义”。第三个说那是三个“意义”，“不……不”，“大”，“小”。第四个人说四个字都有“意义”。那怎么办呢？单凭“意义”来找词，至少在汉语行不通。

那末，我们只能从句子的结构上来认识并立四字格是词不是了。换句话说，我们要问一个并立四字格在句子里是一般语法书上所承认的能自由活动的最小单元么？

这个最小单元得凭什么手段来认识它呢？所谓“描写语言学”的著作里，我们念到过好些巧妙的方法，有的是玄虚的。下文所叙述的手续，可说是简单到无可再简单，近乎儿戏，只是为分析四字格而把手续十分简化了。因此我们不必管这样的语言学叫做“什么派的语言学”。至少所谓“结构派”的语言学不大谈到他们以为无足轻重的词，而我们肯定汉语的词，并且要知道并立四字格是词呢，还是词组。这简单的手续叫做同形代替法。可以分两层来说明它：用 代替和互相代替。

一、用 代替的手续。例如有像下面的一些同形式的句子。

买一棵菜。（菜） 买一棵油菜。（油菜）

买一棵白菜。（白菜） 买一棵芥菜。（芥菜）

“菜”是一个词。这方法不肯定，也不必再申明“白菜”，“油菜”，“芥菜”是什么。但是为对付汉语，不妨再问一问“白”，“油”，“芥”能否单独说。假若代替出来的零碎东西本身还是能独立的，也可以叫做词。那末“白菜”，“油菜”都是两个词，“芥菜”是一个词。这样的分析，对于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语言，也许就混过去了。对于自己的母语，就是我们能掌握为社会交际手段的，这可不成。有人会责问“白菜”，“油菜”还不是词么？这方法还是在把句子当做书面上的公式来分析，不是社会

交际上的一段语言现象。真正在说“买一棵白菜”那样的语言环境里，在那样交换思想的时候，“白”，“油”能单说么？不能^①。

这是用 代替法。机械式的用在汉语上太不中用，会把构词法拆卸得鸡零狗碎。然而我们不妨就用这毒辣的手续来试试并立四字格。我们只得留意所分析的是并立的四个字，不是任何别的并立结构。并立四字格在句子里突出，说起来不能停顿。我们要试用代替法来分析这样的结构。

半夜三更来干吗？半夜 来干吗？ 三更来干吗？

俩人半斤八两。俩人半斤 。俩人 八两。

6 句话都成话，每 3 句成一套。“意义”当然改变了，“半夜三更”变得少些，“半斤八两”变得不成样子，但是凭这个手续，“意义”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那末，“半夜三更”，“半斤八两”可能都是两个词了。这样的例子能找到多少呢？有的例子只是当它发现在某种句子里才能这样分析，在别的环境里就不成。

朝鲜有青山绿水。朝鲜有青山 。朝鲜有 绿水。

青山绿水，好个地方。 _____

更多的例子只能用 代替一段，有的两段都不能代替。

就爱他这嘻皮笑脸。就爱他这 笑脸 _____

就讨厌他这油腔滑调。 _____

以上举了些向心格的例子。动宾格上同样的例子也能找到一些个，例如“留心在意”，“撒泼打滚儿”都能在某种语言环境里分为两段。不叠字的并立四字格上，统通合起来，找不到多少合格的例子。可见单凭用 代替法，不叠字的并立四字格是词。那少

① 乍一看，这样提问题是语言学上的“野狐禅”。应该另写一篇论文，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不这样讨论汉语的构词法。

数例外，凡是不能肯定是词组的，不如都当作词到方便些。格式是相同的^①。

再试试叠字格。甲甲乙乙的例子有极少数合格，也只在某种句子里。

家家户户点红灯。家家 点红灯。（户户点红灯）。

我也吃吃喝喝。我也吃吃 。我也 喝喝。

甲乙甲乙格比较容易分为两段。表上一共有十行例子。其中“扭搭扭搭”，“呼 儿呼 儿”那两行不能分割，因为通常不能单说俩字。“整理整理”，“一闪一闪”，“精瘦精瘦”，“唱啊，唱啊”，“还有，还有”那五行决不是词，极容易在一句句子里用 代替前段（=后段）。“一个一个”那一行，有的例子在有的环境里能代替。“动弹动弹”和“风凉风凉”那两行，在某种语言环境里都能代替，只是“风凉风凉”不像“动弹动弹”那样容易。上文已经说过了，甲乙甲乙格的结构原不像甲甲乙乙格和不叠字的并

① 这里谈构词法的目的只是要说明并立四字格是一个构词格，不肯定同一个格式的例子全都是词，更不是为了列举不是词的例子。实际上，在确定一个具体的例子是词不是的时候，需要留意细微曲折的地方，要求意义的紧凑和语法上的紧凑能统一起来。上文所举“青山绿水”就是一个疑难的例子。“朝鲜有青山（和）绿水”不但是语法上说得通的，并且有时候确是那么说的。“青山”和“绿水”分为两段，多数人会同意这里有四个词。说“青山和绿水，好个地方”就不通。作为修饰语的“青山绿水”不能分为两段。理论上，我们可不能肯定这修饰语，副词性的，一定得当做一个词，它满可以是四个单义词合成的词组。就在这问题上，四个字的格式给我们指出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把“青山绿水”跟上文表上同类的例子“油腔滑调，奇形怪状”等比一比，再放宽一点，跟表上所有的×>名的例子比一比；更放宽一点，跟所有的向心的例子比一比，可见把副词性的“青山绿水”当做一个词是符合汉语构词法的规律的。同时也更能明了名词性的“（朝鲜有）青山绿水”决不能当做一个词。

这个例子的分析并不代表一切别的例子的分析。特别像用在下文“不……不……”，“又……又……”那样的格式上，这分析手续就不全然合适，那就得另作规定。本文不能细谈。

立四字格那样严密。在整句里用 法试一试，情形更明显了。

甲乙甲乙格和甲乙丙乙格的个别例子，在某种句子里也是能拆成两段的，不妨举“动手动脚”（不加“儿”），“各式各样”，“张口闭口”，“哭呀叫呀”。读者可以用表上所没有的例子来试试，会了解除了极少数，甲乙甲丁和甲乙丙乙格的都是词。

像上文那样用 代替，当然只照顾到一方面，把四字腰斩了。还有一三、二四、犬牙相错的结构上也可以试用代替法，
× ×。在不叠字的格式里，动宾动宾的动字可以是双音动词，主谓主谓的谓语可以是双音动字或是形容字，向心向心的“心”可以是各种双音词。句子里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形：

动宾 他正在摇（头）摆（尾）。 “头尾”是词。
“摇头摆尾”是两个词？

他正在摩拳擦掌。 “拳掌”不是词。 “摩拳擦掌”是一个词。

主谓 这人（眉）清（目）秀。 “眉目”是词。
“眉清目秀”是两个词？

这人心毒口辣。 “心口”不是词。 “心毒口辣”是一个词。

向心 看他（奇）形（怪）状。 “奇怪”是词。
“奇形怪状”是两个词？

看他这虎头蛇尾。 “虎蛇”不是词。 “虎头蛇尾”是一个词。

这一类的例子十分难得，反而可以证明不叠字的并立四字格实在是构词格。

再说叠字格。在甲甲乙乙格，凡是甲乙不成双音词的，甲甲乙乙一定是词，例如“家家户户”，“三三两两”。甲乙是词的，甲甲乙乙不一定能拆开。

这些东西大小不一样。 钞票千千万万的存进去。

这些东西大大小小不一样。 钞票千万别让他拿走。

这些不是同形式的句子，不能互相比拟。还有的例子，用在某种句子里，能抽掉一个甲乙，在别的句子里就不能。

叠得齐整。

叠得齐齐整整。 齐齐整整（的）叠起来。

在这犬牙相错的结构上，挖空两个字确比腰斩法能多斥开一些四字格。“思思想想”，“罗罗嗦嗦”只能挖空，不能腰斩。

甲乙甲乙格不必讨论，结构本是不严密的，不是犬牙相错的，跟挖空两字的手段是牛唇不对马嘴。用这手续来对付甲乙甲丁格，又是比腰斩法能多斥开一些例子。

动宾格。你还是问长问短？ 你还要问问？ （声音变了）。

动补格。我想来想去想不通。 我想想，想不通。
（声音大变了）。

主谓格。不管谁是谁非。 不管是非。

向心格。有好些徒子徒孙。 有好些子孙。

必得实报实销。 必得报销。

实在同形式的句子太不容易找到了。至于甲乙丙乙格，例子本就很少，更是不常用在像上文那样同形式的句子里。读者不妨试试“东说西说”，“哭呀叫呀”。

从此看来，用 代替，不论把四字格腰斩或是挖空，除了个别例子，没有能把不叠字的并立四字格分为两个词（或是三、四个）。一些甲甲乙乙的，甲乙甲丁的例子能挖空。甲乙甲乙的例子多半能腰斩。大体说来，不叠字的并立格（除了并并）比叠字的组织得更严密。叠字格之中，有些甲甲乙乙的例子是极稳固的，最不稳固的是甲乙甲乙式。

绝大多数并立四字的例子是词。并立四字是汉语的一个重要构词格。

二、用同形的格式互相代替。这是用 代替法的补充手续，因为怕一个四字格，虽然不能腰斩，不能挖空，但是前后两段或是一三、二四两段，还是能相当自由活动^①。先从一个简单的不并立的例子说起。

这是 红 布。

这是 白 墨水。

这是 好 花儿。

这是 ×1 ×2。

在这些同形式的句子里，任何修饰语可以加在任何中心语的前面。因此就断定“红、白、好，×1，布，墨水，花儿，×2”全都是造句成份。假如这些成份是单音的，就都是汉语的词。像“墨水”不是单音的，就得再用同样的手段来分析它直到不能再分析为止。最后所得，不论是单音的，多音的，全都是词。从前我采取过这手续^②，主要的是为对付汉语里的“×名”结构（名词前面加上任何修饰语），那是现代话里最普通又是孳生得最快的格式。这格式里用上好多次口语里不单说的成份。例如上文的“花”北京话单说是“花儿”（单说“花”是指另一种东西或是变了形容词）。“花”的“意义”是单纯、明显的，在好些方言里“花”能单说，管它叫“词根”也不合适。用了这手续，可以让“花”取得一个词的资格。最近的工作上，我已经放弃了这手续，因为假若真的把汉语当做活人的社会交际手段来研究，亲切体会

① 按方法说，“用 代替”只是“同形格式互相代替”的一种手续。零位（ ）只是一种“形”。

② 《北京单音词词汇》，科学出版社，1956，第一章。

到说每一句话的时候的社会环境，每个语言格式在句子里所据的地位，工作上可能就不需要那样的毒辣手段。这手续毛病很多，不必细说^①。

这手续用在并立四字格上，决不会比用 代替能拆开更多的例子。其实我们不必尝试就能知道必然会得到这结果，因为互相代替比用 代替更是毒辣的手段；越毒辣，越不能对付汉语的又灵活又顽固的构词法。但是不妨赘上一点粗浅的说明，免得说话太空洞。

不叠字的并立四字格，不论分为前后两段或是交错的两段，都不能用同形的例子互相代替，就连并并格，最容易前后分为两段的，也没有一个例子能合格。叠字格之中，甲甲乙乙格不能分割。甲乙甲乙格，就是结构得最稀松的格式，能内部代替的也仅限于“唱啊，唱啊”，“还有，还有”那样的重叠语。把规格放低一点，可以建立像下面的格式：

整批整批	大批大批	一批一批	"
整棵整棵	大棵大棵	一棵一棵	"
整箱整箱	大箱大箱	一箱一箱	"
.....

在甲乙甲丁格上，读者可以自己试试动宾格的“有×有×，

① 参陆志韦《对于单音词的一种错误见解》，《中国语文》，1955年4号，11—12页。“结构派”语言学最近也用到差不多同样的手段。参 Z. S. Harris 的 *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1947。他在 179 页上提到他的手段之一就是我的手续，其实是大有分别的。我的目的要认识汉语的词，也许没有认识清楚，那是错误。“结构派”只把词当做可有可无的概念。凭他们的方法只能得到词素，也正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他们所谓“同形的”格式在汉语未必同形。从前我只用了旧时候书房里对对子的方法，对仗极工整的例子才算是同形的，用起来极不方便。两本书目的不同，方法上的相像是偶然的。我不必批评他的工作成功了没有，他的方法当然不能全挪用到汉语上。至于我自己的工作至少在这同形代替法上是失败的。

没×没×，无×无×”，向心格的“又×又×，不×不×，忽×忽×”，“敢×敢×，能×能×，会×会”，后补格的“×进×出，×上×下，×来×去”。甲乙丙乙格上，可以试试“×着×着，×呀×呀，×吧×吧”。要找到同形的例子互相代替，倒并不难，可都只是口语里可能说而不常说的。“磕着碰着”和“坐着卧着”是同形式么？“磕着碰着”能用“说吧笑吧”来代替么？这同形式代替的手续当然只能顾到形式，不牵涉到意义。这不是在形式上我们也尽能用别的更简便的方法来说明这一类的例子不是词，或是不一定是词，不必像同形式代替法那样的累赘。

那末，用最狠的手段来分析并立四字格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口语里出现的例子一定是词。读者尽可以想出别的方法来分析并立格，只是别说“四个字界限分明，各有本义，并且大多数是能独用的单音词”那一类的话，那是超乎讨论范围之外了。谁能说“单音词”不论发现在任何地方都是单音词呢？那又是汉字在作怪了。

再回去说，我们并不主张一切并立四字的例子都是汉语的词。有机会，大可以造一个北京话的或是任何别的方言的并立四字的词汇，或是某种方言里某种格式的并立四字的词汇，例如上文提到的某种吴语的象声词。读者也可以凭自己的见解先判断一下前面总表上所列举的各种格式的各个例子是词不是。

并立四字格假若是词呐，我们对于汉语的构词法实在已经采取一种很宽的，也许是很粗野的看法。习惯于印欧语法的人听来会不顺耳，看来会不顺眼。并立四字格的内部结构有内心，有后补，把他们当作词还不足为奇。又有四并，又有并并，那也只代表汉语的骈体性，但是把动宾和主谓也归到构词范围里去，这是有点突兀的。我以为汉语的现象强制我们作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一般的印欧语里没有这现象，印欧语的语法书上当然不能说这一套话^①。

肆、现代话的并立四字格的来源

研究并立四字格的来源是语言史的问题。我只做了初步尝试。这篇论文本是尝试性的，以下所说更只是把问题摸了一摸，把它提出来请大家共同研究。

把七十回《水浒传》的各种并立四字格跟《红楼梦》比较一下，前文已经提到只发现了一点小分别，就是甲乙甲乙格的“计较计较”之类，《水浒传》只用了四次，《红楼梦》就用了101次（加重出的62次）。这格式在施耐庵的口语里已经存在，要不然他决不能胡诌那四个例子。三百年左右之间，古典白话文学里用并立四字格的局面没有大改变。中间可以参考北方人写的《金瓶梅》，南方人写的《三言二拍》之类的著作；假若为南方人写“蓝青官话”留点余地，在运用并立四字格上也看得出来有什么分别。

《水浒传》、《红楼梦》的并立四字格究竟接近口语到什么程度呢？这很难说。当时的纯粹口语没有记录下来。跟现代方言比较吧，施耐庵的方言到现在还无从肯定。《红楼梦》是用北京话为基础的。不妨都跟现代北京话比较比较。《水浒传》用了肯定

① 印欧语里有一种变相的动宾构词格，把宾语倒置在动词成分的前面。像英语有 watercarrier, wood-cutter；俄语更紧缩，водонос, дровосех。宾语按顺序搁在动词的后面，只成词组，不成词。至于主谓格，那更不是构词法所容许的，除非把 Godforbid, Heaven knows 之类算作词。主谓是造句形式，有称谓关系（предикативный）。表示这种关系的结构不只不是词而已，还不能是词组，只是句子。参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опросы изучения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第一节 воп. язк. 1954, 第3分。

是并立四字格的例子约 2100 次,《红楼梦》约 3970 次。有多少例子是跟现代北京话相同或是相近的呢?单说相同的,为数极少。相近的,譬如只差一字而意义一样的,多些。要判断两个例子的相近不相近,免不了有点主观,因此这里只能说个大概情况,不能举确数。这里只须举出两个重要的格式来和现代北京话比较一下,(一)不叠字的并立动宾格,(二)不叠字的并立名名向心格。

北京话现存的百分数

	(一) 约	(二) 约
《水浒传》	18%	10%
《红楼梦》1—80 回 ^①	20%	11%
《红楼梦》81—120 回	30%	23%

假若作者全是用的口语的例子,保存的百分数不能那么少。水浒传也罢,因为有方言的分别,还有差不多五百年的距离。《红楼梦》用的例子多半是文气很重的,首 80 回比末 40 回更厉害,这当然不是说末 40 回是不文雅的。表上又可以看出来,并立名名向心格的例子要比并立动宾的文雅得多,保存的百分数少得多。别的格式上,现在的百分数可以大些,例如并立数名向心格“三头六臂”之类,(水 42%,红 60%)。大致说来,两部书里叠字的格式比不叠字的更近乎现代口语;口语里常用而文言不常用的格式上,保存的百分数也比较大。

但是把《水浒传》、《红楼梦》的资料粗枝大叶的分为文言、

^① 《红楼梦》首 80 回是曹 写的,末 40 回相传是高鹗写的,故此分开了计算。拿这两个格式来说,末 40 回确是更近乎现代北京话。此外还有些别的格式上也能看出分别来。详细情形不能备述,下文还得讨论。

口语两类，也是不合实际的。让我们随便从《红楼梦》选一些并立动宾格的例子来看看：

(1) 搬是弄非	(2) 拍膝摇头	(3) 惜老怜贫
探头缩脑	堆山积海	显身成名
拿腔作势	登山渡水	瞻情顾意
挺胸叠肚	惧贵怯官	种竹栽花
赌神发誓	念佛诵经	分畦列亩
调三窝四	换衣卸妆	铭心刻骨

(1) 是白话式，(3) 是文言式，(2) 是半文不白的，照从前的规矩用在文言里算是不通的。现代白话里这三类都能发现。

在某种方言里可以听出来文言怎样渗入白话。例如某些吴方言里，“不知不觉”可以说成 $p\Lambda?ts\imath p\Lambda?t\epsilon io?$ ，又可以说成 $f\Lambda?ts\imath f\Lambda?ko?$ ；“无千无万”也有两种说法， $wu\ ts'ie\ wu\ v\epsilon$ 和 $m\ ts'ie\ m\ m\epsilon$ 。前一种是读音，后一种是口语。口语里可能本有这语词，“说话人”等等又从话本上的字眼另给它一种读音，这读音渗入了口语。无论如何，在这方面，话是受了字的影响的，经典文学是影响了语言的。小说、词、曲里有好些并立四字的例子可能跟当时的口语并没有关系，后来渗入了口语。有些格式不容易渗入，像那些不叠字的。像“不知不觉”，甲乙甲乙向心格，“无千无万”，甲乙甲丁动宾格，代表口语里本来已经常用的套子，就更容易流通。当然口语里任何一个并立四字的例子，一开头总得有某甲、某乙先用作交际手段的一个环节；或是说着玩儿，那也因为在某种说话的环境里有这需要。这就无需乎通过书面了。从一个方言传到另一个方言，年代上也可以猜想到一点。例如那种吴方言里的 $wus\epsilon\eta\ wueio$ （“无声无臭”）一定是新起的，可能是从蓝青官话里学去的。再像“不三不四”，吴语 $f\Lambda?s\epsilon f\Lambda?s\imath$ ，北京 $pusanpus?$ ，书面上也出现了好几百年了。

那末，在并立四字格上，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文言怎样渗入口语，这一段历史还能查清楚么？特别是像上文所举的（2）半文不白的例子，有的渗入了方言，是哪一类人创造的呢？不像是规规矩矩的文人，也不像是一字不识的粗人。是“说话人”么？是从小说上慢慢的积累下来的么？

上文说，《红楼梦》运用并立四字格的局面在《水浒传》的时代已经确定了，也决不能是施耐庵一手创造的。再往前呢？我们所追求的不只是某一个例子，在哪书上，哪种方言里首先出现。问题要比这广泛得多，深得多。我们更想了解并立四字格的各种类型是怎样出现的。叠字的和不叠字的，用到虚字的和不用虚字的，动宾格的，向心格的等等，各在历史上占什么地位，因而在现代汉语里我们该怎样认识他们，——这一类的研究我们全没有着手。

我只初步摸索了一下。一提到《水浒传》以前的资料，我们首先会想到元曲和宋元话本。元曲之中，我只整理了关汉卿的曲文的四字格^①。上文已经提到他怎样写四字的象声格，那是一点发现。前面总表上所举的各小类他差不多全用上了，只在下面这几类没有找到：

不叠字的 翻来复去类 七折八扣类 接二连三类 老奸巨滑类。

叠字的 三三两两类 咕咕类 淅淅飒飒类

这又把《水浒传》的局面上推了一百多年。元曲是应该大量整理

① 不用《张君瑞庆团圆》、和《相如题柱》和《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三种杂剧。其余只用曲文，不用道白。

的，我们没有做到^①。

① 关汉卿曲子里所没有的“翻来复去”类，《西厢记诸宫调》卷二有“颠来倒去”。“七折八扣”类，《刘知远传诸宫调》第一有“一言再问”，《西》卷二有“四分五落”、“七上八下”，卷三有“千惊万怕”。“三三两两”类，《刘》第三有“双双对对”，第十二有“两两三三”。“咕咕”类西卷四有“啾啾唧唧”。“淅淅飒飒”类，

小说、话本的路子我更没有走通。问题在乎确定资料的年代。《宣和遗事》只比《水浒传》略早一点^①。所谓“宋人话本”已经是“词话”的体裁，极可怀疑^②。看来我们只能利用唐宋以后的变文、诗、词、语录。一个白话式的并立四字格在语录里，或是文言文里出现了，并不难认识它。就是在唐诗里，像杜甫“千朵万朵压枝低”，白居易“千呼万唤始出来”，都是一望而知的。这方面也需要长期研究。

总而言之，现代方言运用并立四字格的局面，七百年前已经大定了。

从《水浒传》再往上追溯并立四字格的来源是历史法的一方面。又一方面，我们可以先从最古的文献开始，看看四字格怎样在文言里最初发现。我们把《诗经》，屈赋（只用离骚、九歌、天问），《易经》，《论语》、《孟子》、《庄子》（只用内篇）里找到的例子也像总表上那样分为好些类。这里只须简略的报告一下分析毛诗的结果（三家异文，别的经籍异文对认识并立四字格没有多大帮助）。《诗经》的资料比较丰富，肯定是并立的例子发现557次，并且从这些例子上我们确能找到线索来了解并立四字格的来源。

表面上看来，现代话里所有各种类型，绝大多数已经在《诗经》里出现了，这里不必琐碎举例。那是当时口语的构词法呢，还是文言缩写呢？《诗经》的典型是四字一句，谁也不敢肯定当

（接上页注）《西》卷四有“ 腾腾”（当时话里有“ 腾腾”，这也许是强凑四个字）。诸宫调可能早于关汉卿一百多年；可惜这时期的文献并不多。

① 《宣和遗事》不是宋人的作品。书里已经提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就文体说，“梁山泺”，“李师师”两段除外，多不过是全相平话之类的东西。那两段近乎明人小说，更是明出。

② 例如“拗相公”的故事好像出在《宣和遗事》之后。

时的汉语是这么说的，民歌是这么唱的。先把例子按着叠字的和不叠的分一分类，就发现了一种很特别的现象^①。

	国风	小雅	大雅	颂	
甲甲乙乙：委委佗佗	1	11	11	(2)	23
甲乙甲乙：委蛇委蛇	38	10	—	(6)	48
甲乙甲丁：是刈是获	51	108	112	(52)	271
甲乙丙乙：颀之颀之	24	24	8	(5)	56
<hr/>					
	114	153	131	(65)	398
不叠字的：日居月诸	35	25	18	(16)	78
<hr/>					
	149	178	149	(81)	476

颂的年代有的在大雅之前，有的满可以在某些篇国风之后，四字格的次数不容易了解，总数里没有算上。不叠字的例子发现得如此之少（占全数 16.4%），跟《水浒传》、《红楼梦》相比，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时代不必隔得那么远，拿国风 and 《荀子》、汉赋比一比，已经是不同天地了。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一点，大雅、小雅，国风的不叠字的例子虽然都很少，可是在增加；大雅占 12.1%，小雅占 14%，国风 23.5%。国风和大雅相比，数字

^① 《诗经》里不叠字的例子虽然只有 94，不必再分门别类，但是跟《易经》比较，也能看出分别来。现代话的例子最多并立向心和并立动宾。《诗经》有肯定是向心的 42，动宾的 20，《易经》有 7 和 42，分别是显著的。别的先秦文字里，这两个类型在数目上的分配大致像《易经》，不像《诗经》（有例外，像《论语》就有向心 8，动宾 6，数目太少，不能比较。《荀子》可惜没有仔细统计过）。这情形可以跟下文讨论不叠字的并立格相参证。假若向心格是由两个词组紧缩成的，动宾格是由两个短句紧缩成的，不难想像在古汉语那样的一种语言里，两句骈句比两个对对子的向心词组容易紧缩。《诗经》为了硬凑四字句，不得不多造向心的例子。

上的分别一定可靠。那又为什么？

现在再把各种叠字格互相比较一下。现代话里，甲甲乙乙是组织得最严密，词性最强的一个格式。甲乙甲乙格呢，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其余都能在某种句子里只说一段，足够独立。特别是像“唱啊，唱啊”，“还有，还有”，本不具备构词的资格。甲乙甲丁的例子，绝大多数是两个甲构成一个空套子，例如“有×有×”，“没×没×”，“不×不×”，“又×又×”。把一个并立双音词的两个成份填进去，就可以构成一个词。用两个不成双音词的字填进去，词性就不强，或者根本算不上词。更能把这格式扩展了，填上多音词，或是词组，或是短句，那就无所谓四字格了。“有椅子，有沙发”，“不这么稀松，不这么随随便便的”。甲乙丙乙也有成套的。虽然不像甲乙甲丁的容易填字，实际上并不是不许填，只是填了进去之后不符合语言习惯。有这习惯，就可以成词。“心服口服”是词，“心服嘴服”假若确是口语里有的，也得算词；同样，“心焦口焦”假若在某种语言环境里突然发现了，是一个新词。

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背景上来衡量《诗经》的叠字格。词性最强的甲甲乙乙，在 398 个例子之中只有 23 个，5.8%。其余的三类上（甲乙甲乙，甲乙甲丁，甲乙丙乙），不妨举些实例，看看《诗经》的叠字格究竟该跟现代话的哪些类型相提并论。每类举几个国风里发现的可以作为类型的例子。

甲乙甲乙	委蛇委蛇	羔羊 1, 2, 3
	归哉归哉	殷其雷 1, 2
	式微式微	式微 1, 2
	简兮简兮	简兮 1
	其雨其雨	伯兮 3
	硕鼠硕鼠	硕鼠 1, 2, 3

	乐土乐土	硕鼠 1
	采芩采芩	采芩 1
	舍旃舍旃	采芩 1, 2, 3
	如何如何	晨风 1, 2, 3
甲乙甲丁	是刈是	葛覃 2
	为 为	葛覃 2
	于沼于	采芣 3
	勿翦勿伐	甘棠 1
	以敖以游	柏舟 1
	采葑采菲	谷风 1
	载脂载輶	泉水 3
	其虚其邪	北风 1, 2, 3
	谁因谁极	载驰 5
	不日不月	君子于役 2
甲乙丙乙	颉之 之	燕燕 2
	父兮母兮	日月 4
	赫兮 兮	淇澳 1, 2
	恩斯勤斯	鸛 1

这些例子最近乎现代话里组织得最不严密的格式。甲乙甲乙近乎现代话里“唱啊，唱啊”，“老王，老王”。甲乙甲丁和甲乙丙乙近乎现代话的空套子，填进两个字去，也可以成词。但是在写诗的时候可能只是造句格，句法上跟填上两个多音成分并没分别。并且我们毫无理由肯定那是民歌的原本格式，满可以是“删诗”的人楞把他凑成四个字的。在叠字格上填两个字不像造一个不叠字的四字格那么麻烦。语法上已经有一个叠字的在空套子存在，把两句骈句一挤就挤成并立四字。不叠字的格式不能这样紧缩，语言里必先具备两个能对对子的双音成分。这样的例子，《诗经》

里还没有像晚周和汉朝的散文里、赋里那么多，那是由文人精工制造的。至于那种用两个骈体的汉音词交错着构成的四字格，《诗经》里更没有^①。

到了晚周，出现了另一种不叠字四字格的文体。《离骚》和《九歌》的格式是这样的。

屈心（而）抑志（兮） 理弱（而）媒拙（兮）

（启）九辩（与）九歌（兮）

忍尤（而）攘诟 （謇）朝谇（而）夕替

壹阴（兮）壹阳

（路）幽昧（以）险隘 瑶席（兮）玉

（路）眇眇（之）默默（？）〔悲回风〕

（心）犹豫（而）狐疑 绿叶（兮）紫茎

同是屈原写的《天问》又有。

勤子屠母 冥昭瞢暗 何本何化 明明暗暗

撰体协胁 平胁曼肤 九辩九歌 东南西北 等等。

究竟哪一个是古汉语的语音格式呢，中间有虚字的还是没有的？假若本是一个紧凑的格式，“骚体”里就不能把他随便拆开，能拆开就不是现代语的不叠字的并立四字格了。假若语言里本没有这格式，诗经的四字格只是文言缩写，天问用的是文言体，这样的看法我以为近情些。那也并不肯定古汉语不能有并立四字联说的。“东南西北”，“明明暗暗”那样的例子几乎不可能想像本不联说。（相传孔子已经说过“今丘也东南西北之人也”）。那时候这已经是构词格了。

^① 实际上，念书人并没有把《诗经》的叠字格当做语言资料。例如“优哉游哉”已经渗入现代口语。说“优哉游哉”，重音大致是 4121，念《诗经》就得拉长调儿。

我姑且下这么一个结论：不叠字的并立四字格原先只是文人的缩写，后来渗入口语。凡是不能再拆开的，成为口语的词。叠字的四字格里，甲甲乙乙可能是很早的构词格。甲乙甲乙，甲乙丙乙，从来就是缩写的，或是两句话重复说的，到现在也只有少数例子能认为词。甲乙甲丁原先也是缩写格，比不叠字的甲乙丙丁更容易缩写，因为两句话、两个词组本就有一部分重叠。在这重叠的套子里，填进单音成份，不能拆开了，成为词。现代话的那些套子，“不×不×”，“可×可×”……是这样产生的，直到

现在，他们的词性还是可疑的^①。

① 这样的历史研究上，能掌握一些比较语言学的资料，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可惜我除汉语之外，别的汉藏语系的语言几乎一无所知。我的同事王辅世、王德光（苗族）为我尽量收罗了威宁苗语的一些例子，不外像下面的类型。

甲甲乙乙 t'i t'i t'au t'au 挨挨蹭蹭

nu nuu mo mo 日日夜夜

甲乙甲乙 ʔi nu ʔi nu 一天一天

ts'a g'au ts'a g'au 每次每次

甲乙甲丁 tsu mpaw tsu di 练臂练手(动手动脚)

ndl'au və ndl'au ntau 叶石叶木(树叶)

hi mb'au (变 mpaw) hi p y 相帮相结(团结互助)

t'au dl'au t'au zo (变 z') 用劲用力(dl'au zo 是双音节词, dl'au 没有意义)。(努力)。

t lauw ntu t lauw ntuw 腹(腹浮) [ntu ntau 是双音节词, 是 ntau (浮)的不肯定式。动词的不肯定式都在动词原形之前加一同声母的音节, 韵母是 u。假若动词原形的韵母本是 u, o, au, 所加音节的韵母改为 i]。(马马虎虎)。

甲乙丙乙 ng'au fau nɕau fau 女离男离(离了婚的男女)

ni nu v'ae nu 这天那天(这里一天, 那里一天)。

甲乙丙丁 dz'a di g'au tɕau 九品十种(万物)

ts'ae li ba dzu (变 dz'u) 半月合周(dzu 是地支的一周, 从第一个子到第二个子, 第一个丑到第二个丑)。(十几天)

ts'ie n'e (变 ne) v'au ɕau 千年万载(岁)(这是借词)。

不叠字格只有用数字的一种。据同事喻世长说, 布依语里也只有这一种(“三边四面”, 意思是“四面八方”)。我对汉语并立四字格的看法, 也许不全是妄想。

伍、并立四字格在现代词汇的地位

这问题关涉到修辞学和文体学，远超乎作者能力所及。这里只附录一些零星的发现。

一个并立四字的例子，不论是从文言来的或是从口语里别的格式锻炼成的，一经通用，就变成民族遗产。语言里大量保存这样的词汇，说明社会交际手段有这需要。四字格的主要语法作用是作谓语，作修饰语，那也具体说明语言有这需要。

一个四字格所表达的意义不能用别的词，别的四字格来表达。他也不能用他所由组成的部分来代替。“青山绿水”不是“青山”和“绿水”，也不是“青绿”加“山水”。“思想”，“思想思想”，“思想思想”意义各不相同。词典里并且不容易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各该意义。这是每一个四字格的例子所以能在口语里生存下去的理由。科学性的文章里不常用他，不敢用他，不能用他；干巴巴的叙事文章里没有用到他，可是活的口语里时常用到他；翻译文章的罗里罗嗦，结结巴巴，一部分也许是因为没有用上他。这一切都是意想得到的。

遗产那么丰富，可是并立四字格并不是现代词汇的“生长点”。解放以来出现了“抗美援朝”，“繁荣幸福”载在宪法，一定会巩固下来。“三从四德”也许能借尸还魂。新的例子实在太少了。四个字固定为口语的词，也许得比一个普通向心格的名词需要更长的时间，三年五载的观察不中用。但是五十年，一百年来出现了多少例子呢？这还得研究。假若像上文说，不叠字的例子本是由文人创造然后渗入口语的，那末，往后就更少有孳生的希望了。可是方言互相假借，现在比从前更容易。叠字格之中，甲甲乙乙也不再孳生，但是也容易有方言的假借。甲乙甲丁，甲

乙丙乙，一些甲乙甲乙，词性不强的例子随时能从两个并立的词组或是短句紧缩成功，那又当别论。无论如何，现代汉语里，组织得最严密的格式是不大会发展的。

日常谈话和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里，并立四字格所占字数的百分数并不很大。（一百个字里出现一次，就是4%）。试举几个例子。连阔如说“武松打虎”那一段一共7,500多字，用了67次并立四字格，3.55%。这一段故事，在《水浒传》原文4300多字，四字格用了24次，2.23%。这是相当高的数目，连先生要是把这一段“说话”写下来，就未必用得那么多了；平常跟他谈话，当然用得更少。全部《水浒传》的百分数大概是1.9%，《红楼梦》首40回2.7%，中40回2.3%，末40回1.8%，还是比口语多些。杨朔的《三千里江山》是用并立四字格的最特别的书，也不过3%。这情形可跟《水浒传》不大一样。杨先生用的例子全是北京话里或是他的方言里活着的，正像连先生的说《水浒》，但是《水浒传》本身的例子不能那么看待，有些也许从来没有在口语里活过，只是词藻。我们念古典白话小说跟念现代文艺，态度上就不同。杨先生的文章，有的人念起来觉得沉重。旧小说假若在这方面堆砌得过分了，念上去当然也会觉得不顺溜，例如《拍案惊奇》里“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那一篇；实际上也只用到4%，就是每一百个字里出现一次。文言文，像王褒《僮约》之类，倒很有人能欣赏，那不是说话；《诗品》、《千字文》照样是文学作品。

因此，在书面语里，先打定主意非得用上一些四字并立格不可，那是危险的。比如最近，我念过一篇报道文字，二千来字用了二十来次，形状六十字就用了三次，头一道菜就叫人腻胃。翻译文字也是这样。译者必得先把母语掌握得十分谙熟，再加上能体会外国语的神情，并立四字格才能用得天衣无缝。谁也料想不

到在翻译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里能大量用上并立四字格的。《列宁主义基础》，短短的一本书，竟用了四十多次。其中像“根深蒂固”译 всеми корнями своег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心慌意乱”译 “впацает в панику”叫人念了心怡神快。这样的手法不容易学到，语言艺术的造就上需要达到极高的程度。（书里把 огня 译成“洪水猛兽”，就不免过分了）。

口语里不常把并立四字格联接着使用，因为用四字格本是为了点缀，不是堆砌，但是在紧要关头，严重关头，又像非联用不可。旧小说里也是这样。

	《水浒传》	《红楼梦》	首 40 回	中 40 回	末 40 回
双联	114 次		85	66	38
三联	14 次		5	8	3
四联	5		2	1	0

跟全书里发现的总次数互相参照，这样的数目并不算大。《红楼梦》的末 40 回又显然比首 40 回更近乎一般口语。

三、四个例子联用的时候，通常不重复同一个格式，例如不叠字的，不联用三个动宾格或是向心格，叠字的不联用甲甲乙乙“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挨挨挤挤”。《水浒传》的 14 次三联式里只有六次是同格式的。毛主席这次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里说，“老老实实，诚诚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 和骄傲”，两个甲甲乙乙接上一个甲乙甲丁，并且后面“虚夸”，“骄傲”之间加进一个“和”字，一句话就显得更庄严，更生动，更有力量。

1954 年秋

1955 年秋校补

（原载《语言研究》1956 年第 1 期 45—82 页）